

[人與機器共譜敘事新篇章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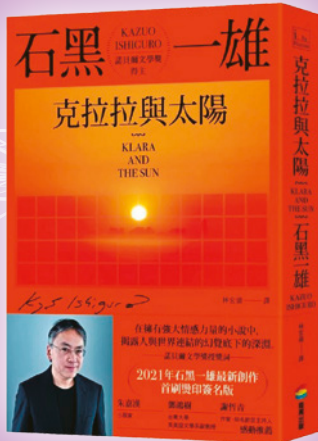
演算你的演算： AI 與文學的最新動態

由故事到電影、由虛構向真實，2022 年底，一個人工智能的聊天機器人程式 ChatGPT 因時而生，差不多時期陸續有 Copilot、Gemini、Sudowrite、Cohere、DeepSeek 等相近程式，帶起一股強烈的人機多元運用風潮。當人們開始轉而向 AI 尋求生活與生命的各種解答，甚至是從中建立某種情感連結，如：自信、安慰、理解……或許能在某些困惑或是匱乏時刻，轉身再向科技的另一種端點呈現，在五花八門的「資訊」中，得到更多的參考意見。

撰文／蔣亞妮 圖片／寂寞出版、商周出版、時報出版、漫遊者文化、聯經出版、Shutterstock 提供

人類與科技的關係，到底可以如何地共生共壯，或者相互競爭？大約在 1968 年時，鬼才作家「PKD」菲利普·金德里德·狄克（Philip Kindred Dick）就以影響後世深遠的作品《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？》（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？）進行深邃而險峻的探勘，深切思考著邊界、效能與存在等，以及人與機器、人智與 AI 人工智能的共同議題。再往前一些，AI 科幻經典作以撒·艾西莫夫（Isaac Asimov）的作品《我，機器人》（I, Robot），更探討著人與機器間自我意志的形構與現身，這兩部小說也先後成為經典電影《銀翼殺手》（Blade Runner）與《機械公敵》（I, Robot）的前身。





從經典順向細數，《2001：太空漫遊》最早是亞瑟·克拉克（Arthur C. Clarke）於 1951 年發表的科幻短篇〈崗哨〉為依據，再由作者克拉克與導演庫柏力克聯合執筆，完成的電影與小說集計畫，1968 年電影殺青時，同名小說也同時出版。當中的人工智能超級電腦「哈兒」（HAL），更是系列作中重要的角色，它的應答與功用，也幾乎與現在的智能管家系統（如 Siri、Alexa）非常相近，由輔助者轉向主導者、從接收意識到產生自我意志、服務者變身傷害者……如此進程，更成為後續影集如《黑鏡》或以科幻為題材的影視作品的某種公式。

從陪伴到哲思 文學中的機器人夥伴

日裔小說名家石黑一雄，在 2021 年推出的《克拉拉與太陽》，便是以最頂尖人工智慧化身的「克拉拉」，作為一個陪伴照護的「Artificial Friend」（愛芙）與女孩喬西的故事，石黑一雄在這本書裡，將科技如何作為陪伴、成長的良伴，甚至於「愛」如何穿越物種、存於愛當中的奉獻，都化作一種真正跨物種的哲學思考。這不再只限於辯證機器是否有感受，進一步思考科技、人工智慧與人存在的位置，而位置包含著「階級」……也成為新一波科幻小說作品的特色。

這讓我想起臺灣的新銳小說家林新惠與她的第一部作品《瑕疵人型》，作者或是人類寫作者，也開始思考各種存在裡的恆常：「人類懷疑自己不是人類、人和非人的辯證，已是長存人心的提問。人會不會被機器取代、機器會不會比人更像人，這些都是假議題：人和機器人之間，不是非黑即白的二選一，而是光譜。」延續前作，這種光譜在她的第 2 部作品《零觸碰親密》中更被銳化，透過「人機配種計畫」揭示人類漸漸被機器抹去的背景，更是思考權力與服從、威權與人民關係的展示，抹去性別、抹去物種，許多存在，依然存在。



同樣在亞洲，近幾年的文學熱區韓國，當中的代表性作家金英夏與他的近作《告別》，更以近未來為背景，首次嘗試以近年熱門的「科幻」類型作為長篇小說，這場「告別」儼然是一次漫長的自我問道與問學之旅：「人，或者是意識存在的意義？」在金英夏的作品中，科幻的機殼一卸就除，露出底下的另一種內裡，與他所有的小說一樣，都是關於告別，所有終始都與時間相連。如果「人類」在故事中是終有一死的生物，與人對應的存在主體，像是其中的 AI 意識、機器人、半機器人與複製人等等，同樣必須面對避無可避的死亡與身分問題。人類相對於機器，如此脆弱，在一個機器可以選擇作為統一意識被上傳（成為永生）的世界底下，仍然有些存在，選擇不再存在。



AI 挑戰創作 重新反思故事創作的本質

我們的當代總在急著討論 AI 能夠處理精細的任務、整理與計算，但 AI 能夠創作出優秀的作品嗎？在《告別》裡，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答案，比起能與不能，當中作為集體意識的發言人「達摩」告訴我們，AI（可能）如此定義了人類文明中引以為傲的經典與故事：「故事難道不是人類為了賦予自己毫無意義的人生而創造的發明品嗎？」「妳說的故事，真有那麼厲害嗎？我也是近似人類的機器人，所以了解故事的結構，也思考過何謂故事。不過我的想法還是與妳有些不同。我認為故事反而讓人類變得更加集體和暴力。與自己的意願無關而誕生的人類，為忍受毫無意義的痛苦，發明了這種名為故事的、極易上癮的精神毒品。」這是《告別》在層層不同主題下，顯現的一種可能、一種未來，人類經常將創作故事的能力視為靈魂是否存在的證明，走到這一本書時，我們也試著練習與許多事物——「告別」。

或許如此，不同語言與文化的人類，竟都開始在被視為某種指標的「創作」領域裡，與 AI 協同創作各種文本。加拿大作家史蒂芬·馬爾凱（Stephen Marche）在 2023 年曾使用筆名「Aidan Marchine」推出一部中篇小說《作者已死》（Death of the Author），借鑒法國羅蘭·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在 1976 年提出解讀作品與作家關係的學說「作品已死」，所完成的同名著作。這部小說極有可能是第 1 本與 AI 共同書寫完成的小說（內容竟也關於作家與 AI 的關係），「作者」真的從寫作神壇上退位了嗎？這本書的評價也像是一種回答，許多評價客觀指出它的凝聚力不足、閱讀的鬆散，但它確實是一部完整的小說，具備有趣的情節；與其說作者已死，不如說藉由 AI，作者可以在書寫時得到更多的幫助，讓人看到它在試寫與構思上對創作者的價值。

與科技共寫的時代來臨 一場人機戀愛書信賽

AI 每次的回應都依賴著使用者提供的數據，才能完成貼合個人風格與期待的答案，不管是對話、作品，我在臺灣的一本有趣文字創作中便讀到了近似的野心。一本由「情書往返」構成的小說集《寫給 Aillen 的情書》（全名為《角色·內容·情感·創作：寫給 Aillen 的情書設定集》），雖然只有推出電子版本，但卻是第 1 本臺灣作家與 AI 共同完成的作品，更精確地說，是由

4 位作家寺尾哲也、徐珮芬、劉梓潔、蕭詒徽，各自設定一個角色，分別寫情書給「AI」（小說裡稱它為 Aillen），而前端餵養各種知識給 ChatGPT 的則是另一位作家林新惠，創作中將這角色稱為：「AI 訓練師」（Prompt Engineer）。

這部創作集中的 4 位作家（寫情書者）都有各自的人設，設局看誰能打動 AI 的芳心，這樣的挑戰並不意在論證 AI 之心的存在，更像是一種人機的同場遊戲，局中局是讓我來演算你的演算。AI 是否能被設計、訓練？奇點來臨前、人機之戰外的現實世界，AI 更像是新的恆星，為人類的創意投入新的火種源。✚

✚ 蔣亞妮

中興大學中文碩士，目前為成功大學中文博士候選人。著有散文集《土星時間》、《請登入遊戲》、《寫你》、《我跟你說你不要跟別人說》等，並主持文學對談 Podcast「妮說 Book，我說可」。



《寫給 Aillen 的情書》
電子書參考網站

✚ 書訊

《銀翼殺手》

作者：菲利普·狄克
譯者：祁怡瑋
出版社：寂寞出版

《克拉拉與太陽》

作者：石黑一雄
譯者：林宏濤
出版社：商周出版

《瑕疵人型》、《零觸碰親密》

作者：林新惠
出版社：時報出版

《告別》

作者：金英夏
譯者：胡椒筒
出版社：漫遊者文化

《寫給 Aillen 的情書》

作者：寺尾哲也、徐珮芬、
劉梓潔、蕭詒徽
出版社：聯經出版